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司馬正文公傳家集

(四)

司馬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馬正文公傳家集

(四)

司馬光撰

國學基本叢書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一

章奏二十四

論衙前劄子治平四年九月上

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爲里正西鄉上戶家業百貫亦爲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闕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爲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勸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爲準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爲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爲抑強扶

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困窮而爲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爲富民之術。不亦疎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挾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凡爲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

言橫山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內人戶。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爲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變。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內懷桀驁。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尙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拊循百姓爲先。以征伐四夷爲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

專謹斥候。防其侵軼而已。俟諒祚咎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爲晚也。

論橫山疏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王者之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踰蔥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有邊臣趙諒祚。部將輕泥嚶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爲非宜。尙懼語言踈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尙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鬪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鈔略。及經沙磧。饑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歔酸鼻。及真宗卽位。會繼遷爲羅潘友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之節。

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旣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誓誥。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曷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旣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己以正義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蘊。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竭。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敝。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太半。縱其在者。亦懷貳心。非復得

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之際。陛下深詔邊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候。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覺隙。侵噬疆場。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謀。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嚙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寤。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下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嚙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嚙側也。若嚙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嚙側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卽大位。尙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頓。則慍懟怨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慎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完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旣舉。庶政旣修。百姓旣安。倉庫旣實。將帥旣選。軍法旣立。士卒旣練。器械旣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求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

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能爲國家斬將奪旗拓土闢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佗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言橫山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近會上言趙諒祚卽今稱臣奉貢朝廷不宜納其叛臣以興邊事未審聖意以爲如何臣之所言非謂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

論不得言赦前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伏觀今月二十二日手詔應官吏黎庶犯罪在赦前者並依前後勅條施行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更不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如違並科違制之罪者臣竊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案百僚糾擿姦邪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尙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

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而非國家之長利也。伏望聖慈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勿使羣臣得以壅蔽聰明也。

言張方平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衆所共知。兩府大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塞嘿。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

言張方平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一日上

臣近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固不足采。曷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事迹甚多。陛下儻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卽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也。今所言之事尙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遷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懵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祇受。

除兼侍讀學士乞先次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累日前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爲朝

廷大政。必當辨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有奏陳。伏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諭以至意。溫密纖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血氣。得爲人類。自咎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疚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卽時奔赴闕廷。祇受詔命。然臣尙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勅告。不勝死生幸甚。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尙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籍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況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二

章奏二十五

辭免館伴劄子熙寧元年三月廿一日上

臣近爲差館伴北朝人使。曾進狀辭免。今日蒙聖恩。差中使宣諭。以人使將至。有合商量事節。令臣不得辭免。早詣中書樞密院看詳文字者。臣竊惟館伴北使。乃兩制常程差遣。臣所以輒違詔旨。再三固辭者。非敢避事偷安。誠以人之才性。各有能否。不可牽強。陛下以臣講讀經史。粗有可采。而使之應對賓客。此實非臣所長。夫以鄭國區區。將有諸侯之事。猶使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接四方之賓客。故鮮有敗事。況聖朝包戈偃革。專以文德懷撫北夷。信使往來。議論國事。折衝禦侮。呼吸成變。一言差忒。實繫安危。臣豈敢不自揣量。妄居其任。臣竊以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虜中情僞。分毫不知。加以稟性昏戇。遇事褊直。今若使之館伴。恐語言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泄機事。或抵觸使人。萬一如此。以貽朝廷之憂。雖加臣以重誅。終無所益。伏望聖慈。矜察於兩制中別選差才敏之人。館伴北使。貴無闕誤。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

熙寧元年七月三日上。明日有旨。只委三司差官管勾。

臣近曾乞別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歲月庶幾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也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國用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令供析聞奏立可盡見臣愚以爲不必更差官置局專領此事況臣所修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

請不受尊號劄子

熙寧元年七月十七日上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榜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元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目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臣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

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旣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

手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類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實憂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內顧慚懼。非是欺衆以名。邀虛。

批答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休。撫有四海。永惟燭理之不明。舉措之不中。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冰。屬以美報之禮。不敢墮曠。故欲躬執犧牲。祇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羣公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於再三。朕乏馨香之德。不能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爲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尙何盛烈之可述。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況尙在諒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爲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上

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

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曩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饑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尙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

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

舉諫官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爲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爲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

臣曩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會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